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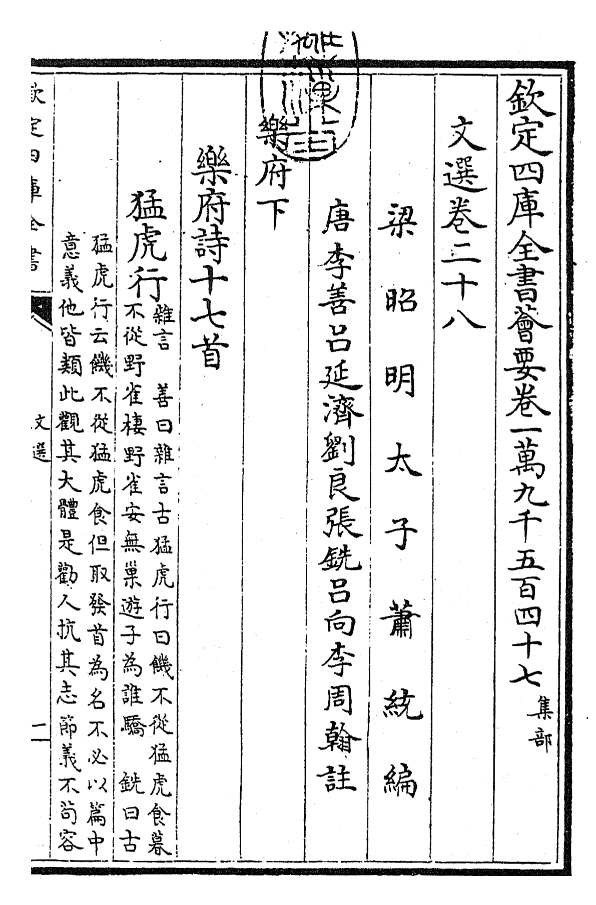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二十八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銑曰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
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
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
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
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
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善曰思玄賦曰爰整
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檛也廣
雅曰將欲也　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
將遠適焉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濟曰言路多彊暴奸邪之人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
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

曰秋冬為陰 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銑曰崇高駭驚也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 善曰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貫達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

眷我耿介懷

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 五臣作險 而難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畧也 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聲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翰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熱履氷豈惡寒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氷　銑曰近氷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佞則致禍難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善同良注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

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炱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閭君逐臣碩父放子王逆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閒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　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兆象也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

五臣作歎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

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己所召故受之可為歡也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良曰淺近之

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從軍行五言　濟曰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飄飄作飃五臣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向曰飄飄遠行貌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深五臣作谿谷邃五臣作深無底崇山鬱嵯峨善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貌奮臂攀喬木振迹五臣作跡涉流沙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五臣作焦鮮藻寒氷結衝波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氷　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氷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衝波水結為氷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善曰鄱陽書曰胡馬遊進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　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之布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善曰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　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髇箭名

朝食五臣作餐

不免胄夕息常負戈（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荅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　翰曰免脫也胄兜鍪也）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善曰列子曰師襄乃無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之以叙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青山（五臣作川）渚遥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于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善曰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道也）三荊歡同株四

鳥悲異林善同良注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黄乃相謂曰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峘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　向同善注

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翰曰昃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以

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　良曰促促短貌亹亹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曷為復以玆曾是懷苦心善曰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行矣保嘉福景絶繼以音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絶當繼之以惠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或曰北上行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五臣作艱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 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 凝冰結重澗 五臣作磵 積雪被長巒 善曰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向曰被覆巒山也 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嚾音歡 猛虎憑林嘯元猨臨岸歎 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元猨素雌 銑曰嘯嚾皆歎聲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曰喬高也慘愴寒

貌恒常鮮少也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翰曰言饑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跡也離思固已久五臣作矣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苦簟恒苦寒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濟曰莫無也慊慊憂不足貌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向曰蓋興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五臣作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良曰陟升也候伺望者勁疆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

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善曰緜遠也向曰憑猶登也翰曰邈遠緜長也

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善曰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良曰亮信也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師克薄賞行軍没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銑

曰克勝捐棄也**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 良曰遵奉也収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槀街傳**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向曰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于槀街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皆假言之**念君久**

不歸濡跡涉江湘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向曰君
謂機也濡迹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
名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
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銑曰謂出見於
容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撫膺攜
客泣掩淚叙温凉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
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
曰春秋言温凉也向
曰叙別離之歲月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善曰
毛詩
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
存其死也亡翰曰邦族謂鄉親也親友多零落舊
齒皆凋喪善曰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
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黄石公記曰
王聘舊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耆老也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善曰古
出夏門

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向曰謂機家墳壠也芒芒盛貌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翰曰崇興替廢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濟曰慷慨太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善曰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向曰一廛一家之居也五隣為里漠漠布列貌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凰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闥門洞通結連阿大也曲池何湛湛晴川帶華薄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濟曰湛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又曰廬家蘭為室桂為梁楚辭曰翡阿拂壁羅幬張銑曰邃深宇屋也綺窗窗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即羅帳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善曰言淑皃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哀而作也論語

曰色斯舉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人生誠行邁五臣作過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客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識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

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左氏傳曰鄉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

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

齊謳行 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

冥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鵾崇或為嵩非也翰曰冥昧極高之處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善曰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濟同善注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

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

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　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於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　濟曰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翰曰迭遞盈滿也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善曰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

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向同善注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萴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萴助革切　良曰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銑曰行行漸去貌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向同善注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翰同善注

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燿皎日惠心清且閑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 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

美

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平聲 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注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善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又曰巧笑倩兮 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貌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貌綺紈繒類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瑶璠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璠美玉也 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方駕揚清塵濯足

洛水瀾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良曰藹藹盛貌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蒲田軒善曰蒼頡篇曰軿衣車也銑曰崖岸也軿軒皆車也清川含藻景高崖五臣作岸被華丹善曰藻景華景也景日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向曰藻草也藻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善曰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調箏聲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

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良曰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　銑曰九秋曲名七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善曰卞蘭七牧曰飜放袂而赴節若游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　綺態隨顔變沈姿無之五臣作定源　善曰之或為定　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　善曰張衡七辯曰蛸蟜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良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飈說文曰湍水疾

也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良曰言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善曰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軿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岐路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 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憑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濟曰佩玉之

人皆非樸實儒士来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善曰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　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

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

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

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規行無曠迹**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矩步豈逮人**善曰揚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蘊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向曰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翰曰津者會合之所咨新知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 五言 向曰將前慕仙游與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層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崐崘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貌

虙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善曰楚辭曰迎虙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

華銑曰虙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

北徵瑶臺女南要湘川娥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中為湘夫人也　良注同

肅肅霄善本作宵駕動翩翩翠蓋羅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應龍篇曰乏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　翰曰肅肅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貌似以翡翠羽為蓋而羅列

羽旗棲五臣作栖瓊鑾玉衡吐鳴和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鑾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禮記注曰鑾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　濟曰鑾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軛也皆在

於車上**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向曰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遥興輕舉登霞倒景　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摠轡扶桑枝**五臣作底**濯足湯**五臣作暘**谷波**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摠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濟曰摠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祖而星集　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恵賜我皇家

長歌行

五言　向日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地　良曰遊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及謂寸尺者以少言之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

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弃也

玆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　良曰玆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善曰莊子曰俛仰之間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向曰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
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

追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善曰毛萇詩傳曰追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濟曰追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

五言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謌其地也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善曰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

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五臣作閶門起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向曰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善曰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翰曰峨峨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善曰西京賦曰時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窗也言長窗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銑曰欒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窗阿角也言開窗於曲屋之角藹藹慶雲被泠泠祥五臣作鮮風過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

泠泠　翰曰藹藹雲貌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

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王迹隤**五臣作頹**陽九帝功興四遐**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　濟曰謂後來王道頹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因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頓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應錄次相代也　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

而至絜然如春林之發榮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傑名家　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晧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濟曰濟濟衆盛貌滂沱充溢貌淑美難窮紀

商搉角為此歌 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録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搉粗畧也言商度其粗畧也 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五言 善曰歌録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

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堤也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 濟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讓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黿鼉遊乎華池 翰曰喻自家適人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平泉 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沾五臣作霑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　向曰自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四節逝不處華繁五臣作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五臣作隕餘芳隨風捐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善曰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向曰妍美也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君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五言　善曰歌録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良曰客遊感物憂思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善曰毛詩曰睍睆黄鳥載好其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五臣作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　向曰翩翩飛貌倉庚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曰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

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言女蘿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 傷哉遊客 五臣作客游 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善曰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 銑曰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沉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荅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欲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向曰觴酒器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

時無重至華不再陽　五臣作揚　善曰論語摘輔象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無復少年矣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善曰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蓱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　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

來日

苦短去日苦長 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 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良曰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深也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向曰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 豈曰無感憂為 五臣作與 子忘 銑曰言我豈不厭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友 我酒既旨我肴既臧 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 向曰旨美肴肉臧善也 短歌有 五臣作可 詠長夜無荒 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

樂府詩

會吟行 五言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善曰沈約宋書曰控[illegible]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　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　濟曰列筵謂四座也咸皆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　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善曰尚書曰禹

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吴也**列宿炳**

天文負海橫地理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吴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與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 向曰星紀吴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言後背海水橫鎮於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善曰上林賦曰蕩乎八州分流相背而異態 良曰山峯連接爭為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滮**皮尤**池溉**

秔稻輕雲暖松杞善曰毛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滮流皃也王逸楚辭注曰暖暗昧皃也 銑曰滮池處水灌田池也暖猶曨也杞亦木名**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善曰兩京東西兩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　向曰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美艷

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翰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

飛燕五臣本作鷰**躍廣途鷁首戲清沚**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銑曰飛鷰良馬名鷁首舟名

肆呈窈窕容五臣作容**路曜便娟子**善曰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陀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貌也　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貌

自

來彌年五臣作世代賢達不可紀善曰爾雅曰彌終也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能具記將略述之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良曰吳伐越後句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叟老人也

范蠡出江湖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

梅福入城市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翰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善曰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餘同善注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向曰殫窮已止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五言　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銑曰

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善曰漢書曰主邑請名賓邑自稱賤子向曰賤子人之謙稱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五百作名募到河源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翰曰寒鄉北土也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名募謂投募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

垣善曰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安樂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銑曰李廣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左賢王塞垣長城也密塗五臣作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乃通吳于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　良曰亘長也寧歲無冦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冦亦歲七度奔命也肌力盡鞏甲心思歷涼溫善曰孟子曰既竭心思焉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

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翰曰下世謂死也時事一朝異

孤績誰復論善曰答客難曰時異事異　濟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為論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要五臣作腰鐮廉刈葵藿倚杖收五臣作牧雞㹠善曰說文曰鐮鍥也鍥古頡切

昔如韝古侯上鷹今似檻中猿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㹠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韝上擬攻禽獸既老如猨在檻中無所施巧韝以皮蔽手而臂鷹也徒結五臣作積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善曰言怨在己若何負之　向曰念見弃之深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顧垂

晉主惠不愧田子魂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蓐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無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功勞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云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弃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没不愧於蒐也惺悵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 五言 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翰曰薊北門名叙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濟曰羽檄徵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

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鄜食其曰楚入關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 銑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蹛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 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

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　向曰鴈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險峻處飛梁絶水為浮橋以度也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善曰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馬毛

五臣作步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蹉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為鷹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

忠良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投軀報明主

身死為國殤善曰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矣豈為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鈎越棘也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遅

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
爵之間乃反為鬬而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為帶
吴鉤鉤類頭少曲白刃刀
劒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遊五臣
作游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
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
曰鹿盧之劒可負而拔　濟曰追
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舊丘善曰廣雅曰丘居也向曰舊丘謂舊里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善曰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皋南伊闕北孟津
西函谷表裏猶内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良
曰凡帝鄉四
面皆有闕也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
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
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

山黄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盖雲浮銑曰大逵可並九軌故云九逵逵道也雲浮言高也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翰曰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善曰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禊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氏儀禮注曰方併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翰曰貴者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

今我獨何爲埳苦感壈洛感懷百憂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達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　向曰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　五言也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　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嬴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嬴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離聲斷客情賓御

皆涕零銑曰賓謂送别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善曰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别善曰說文曰息喘也向曰訣亦别也一息言少間也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善曰左氏傳童謠曰鸜鵒之巢遠哉遥遥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翰曰遥遥行貌杳杳暮也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療饑葛非寒服言羇客衣食不得其所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顔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顔而笑也向曰不解顔者無樂情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

悵端善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往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銑曰阻阪也赫盛貌為南方之盛色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向曰飛鳶熱陷墮水中湯泉發雲潭焦烟起石圻善曰

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歊蒸之熱恒數四文楚辭曰觸石碕而銜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　翰曰雲潭石圻為湯泉焦煙者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泄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濟曰歊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嶲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

丹蛇踰百尺元蜂盈十圍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元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文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痏五臣作病**行暉**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

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絶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障五臣作瘴

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癘風障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瘴氣菵露四時不絶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　向曰瘴氣毒熱氣也

饑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善曰南越志曰昔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瞥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　翰曰畏毒氣也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五臣作腓　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

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栝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　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兆也登升也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舡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　銑曰

言榮薄賞微危是國家報之輕也爵善作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善曰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素錦綉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白頭吟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濟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　翰曰朱絲繩瑟之朱絲也玉壺冰取其絜淨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　向曰言我清直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絶鄭玄曰道絶者弃恩舊也　銑曰謂人世輕薄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善曰李元戢銘曰山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釁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釁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為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食

苗實碩鼠玷五臣作點白信蒼蠅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汙白使黑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濟曰鳧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曰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

稱 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林甍 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而寵趙飛燕益用嗟嘆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招後議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貌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向曰膺胷也

放歌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 翰曰叙放臣之心也

蓼來鳥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 五臣作排 小人自齷齪 初角 安知

曠士懷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漢書鄜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荷禮也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知葵堇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堇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貌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冠蓋縱横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猋飈與猋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　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結聚埃塵也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銑曰鍾鳴謂暮也東世不可

逢賢君信（五臣作言）愛才胡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黄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　向曰夷平天君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

豈伊白璧賜將起黄金臺（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黄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　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黄金之臺）

以待焉

令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貌若逢明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五言　銑曰言學仙也

家世宅闗輔勝帶官五臣作宦王城善曰闗闗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

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歳十帝燿德　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善曰周易曰屯難也　濟曰驟頻也

翩翩類迴掌怳惚似朝榮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

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 濟曰翩翻怳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

窮塗悔短計晚志 五臣作至 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齊戒六丁道乃可成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圍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圍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 良曰采芝之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籥可以緘書故云隱丹經

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 善曰莊子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銑曰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佩謂去任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玉醴也

蹔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善曰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焉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翰曰齡年也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阮籍

詠懐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翰曰有簫史者善吹簫秦作鳳女詞其上每有簫管之聲　何時

與爾曹啄腐共呑腥　善曰如淳漢書注也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啄腐呑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　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黄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朓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吴録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

王居佳麗殊百城向曰金陵地名逶迤帶淥五臣作綠水迢遞起朱樓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翰曰迢遞高貌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向曰飛甍屋檐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善曰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轙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藺先生收功於章臺　銑曰凝笳其聲凝咽也疊鼓

其聲重疊也茄蕭也翼扶也華輈謂刻畫車之轅也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 五言

繆亡又熙伯 善同翰注 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禄勲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也

生時游國都死沒弃中野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黄泉下善曰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也翰曰高堂生所居黄泉死所葬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黄昏良曰虞淵日出處言人之死如日没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尸子曰其生也存銑曰我為亡者稱也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

然誰能離此者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眾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轜車上下於山阜之間

龍幌荒被廣柳前驅矯

輕旗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
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
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
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
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
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杜令之祧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緇
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　濟曰禮記
云飾棺君龍帷蜃容黼慌慌蒙也前驅舉旗以引路將
啓殯
也　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
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
殯宮　良曰嘈嘈衆
哭聲闈殯宮之門　中闈且勿讙五臣作諠聽我薤露詩善曰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
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一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

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　銑曰代歌者言薤露蒿里古挽歌詩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輴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　翰曰倫理祖始亡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

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輴音而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輴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輴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　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輴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

初靈轜喪車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濟曰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無歸期帷袵五臣作袵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袵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袵席也曠猶無也周親戚奔湊友朋自遠來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翼翼飛輕軒駸駸楚休策素騏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驟駸駸又曰有騂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　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貌飛馳也駸駸馬奔貌策捶也騏良馬名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善曰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

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楚覲側念我疇昔時善曰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殉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女夷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為殯良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含言言哽咽揮涕涕五臣作涙涙流離善曰劉表與表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横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涙散貌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善曰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横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翰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素驂佇轜軒元駟鶩飛蓋良曰驂駕也駟四馬也轜車喪車也佇立鶩馳也皆喪之儀注也
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善曰儀禮曰遂適殯宮　向曰興起也迴遲迴轉遲留也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帶也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善曰禮記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向曰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者之旆
悲風徽五臣作鼓行軌傾雲結流藹善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藹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　翰曰悲風者聽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

曰傾雲結聚流行謌蓋也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濟曰振舉策鞭也靈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善曰曹植曹喈誄曰痛玄廬之虛廓　向曰重阜重岡阜也崔巍高貌玄廬謂墓也竄藏也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　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

曰玄體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濟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涌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

廣五臣作壙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善曰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

人往有反五臣作返歲我行無歸年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歸生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善曰管子曰士農宮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瘣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　向曰四民士農工商

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

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平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　良曰素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興舉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姿永夷泯平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　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名泯盡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善曰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　翰曰壽堂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虛無相延為賓主魑魅邪鬼也

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濟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我魑魅何親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向曰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銑曰茫茫廣大貌蕭蕭風吹聲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　良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慈遥嶢音堯　翰曰嶕嶢高貌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善曰字林曰嶕嶢高貌也蔡琰詩曰馬為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　濟曰助其悲哀　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翰曰大陵曰阿

雜歌

荊軻歌 七言并序 善曰史記曰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劒之燕 濟曰史記云荊軻衛人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尅而誅於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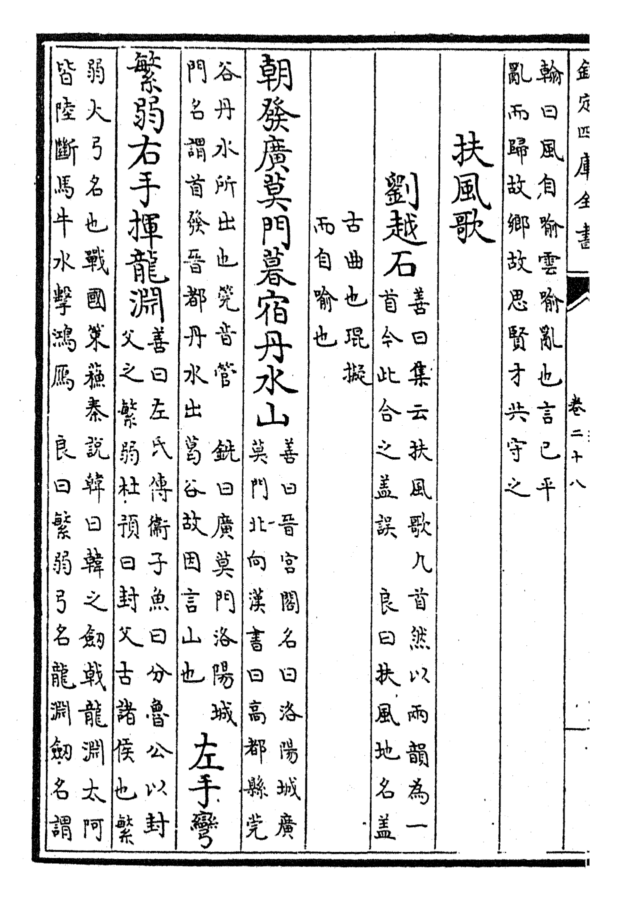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 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 丹祖送於易水上 善曰崔寔四明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 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 善曰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曰 五臣作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諡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銑曰佐酒助飲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 上擊筑自歌曰 五臣無曰字 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　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莞谷故因言山也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

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據鞌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鞌高岳頭翰曰發去岳山也烈烈五臣作洌洌悲風起泠泠澗水流向曰洌洌風聲泠泠水聲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劉表與表譚書曰聞之哽咽　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哀聲未出也浮雲為我結歸五臣作飛鳥為我旋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浮雲為我陰　銑曰雲結鳥旋言助我戀宮闕也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善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

摧藏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絶曠身摧藏　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翰曰羨其游戲得志資糧五臣作粮既之盡薇蕨安可食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齊曰蕨薇藥菜名安何也攬轡命徒侶吟嘯絶巖中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　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　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　論語曰夫子在陳絶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惟昔李騫五臣作愆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

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刼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逝將立功故引此歎息

我欲競五臣作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弃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五言

陸韓卿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翰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晋鄙之兵符常在

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好同輦載　齊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成帝欲與班婕好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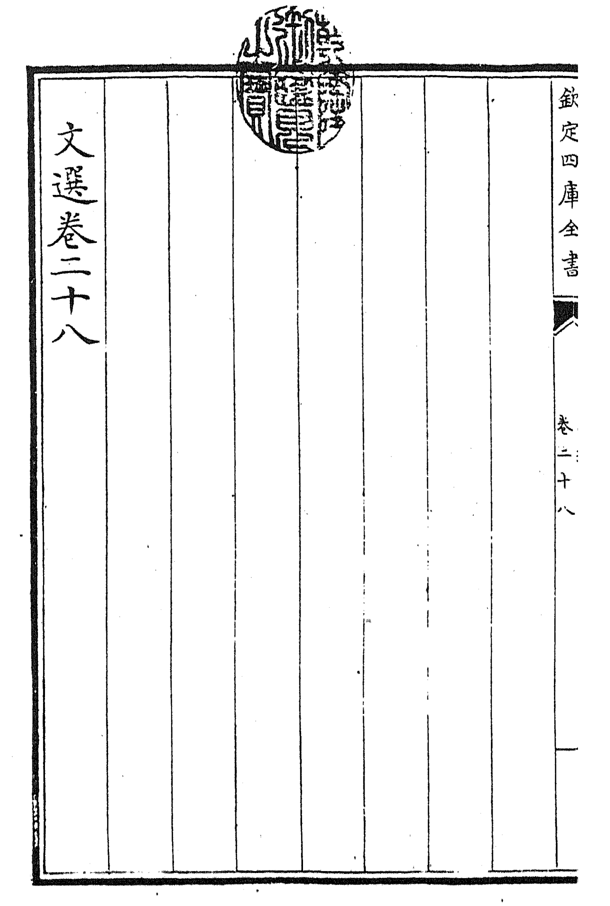
善曰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　向曰歲暮飈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蕖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

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

舩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非安陵疑陸誤矣向注同

賤妾終五臣作恩**已矣**五臣作畢**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穆天道其焉如　翰曰言我哀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何如也



文選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八　集部

文選卷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註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五言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銑曰此詩意爲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善作一天涯音宜善曰廣雅曰涯方也翰曰涯畔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善曰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加餐飯自勉之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善曰鬱鬱茂盛也　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也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牕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　向曰盈盈不得志貌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苦當窗牖言潛隱伺明時也

娥娥紅粉粧五臣作裝纖纖出素手善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　翰曰

娥娥美貌纖纖細貌皆喻賢人盛才也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善曰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　濟曰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善曰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　銑曰陵山也磊磊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善曰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

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 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 良曰人且以相厚為本不為輕薄者也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 平 與洛 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所格反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貫達國語注曰索求也 向曰鬱鬱盛貌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 兩宮遙相望雙

闕百餘尺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雙闕闕名極宴娛心意戚戚五臣作慼慼何所迫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翰曰言於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逼迫哉戚戚憂思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善曰陳猶說也 向曰此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善曰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 良曰奮起也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出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 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聲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善曰所願謂富貴也 翰曰齊心同

志願得知音包含此意俱未見申謂未達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飄颻謂之猋爾雅或為此飈　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　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則人出入由之

無爲守窮賤轗五臣作坎軻苦賀長苦辛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輡軻不遇也轗與輡同苦闇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　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齊言高也

交疏結綺窓阿閣三重階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

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　良曰交通而結鏤文綺以為窗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為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忼歎矣餘同善注**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翰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一彈再**

三歎慷慨有餘哀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願為雙鳴鶴五臣作鴻鵠奮翅起高飛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為此鳥高飛於四海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為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將為辭贈遠之美意也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老矣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工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居壁　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翰曰玉衡斗柄也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

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元鳥歸鄭玄曰元鳥鷰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元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　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鷰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意也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闕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　翰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烏格反　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

箱　良曰南箕星也雖名箕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名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軛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

良無盤五臣作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善曰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濟曰言其心不固如磐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磐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　翰曰冉冉漸生進貌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

與君爲新婚兔五臣作菟絲附女蘿

善曰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黄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濟曰菟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兔絲

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善曰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善曰說文曰陂阪也向曰此意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也此婦人喻己盛顏之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善曰爾雅曰亮信也濟曰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亦何爲愛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庭中五臣作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禾奇樹遺所思涉江采芙蓉詩曰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人共賞故將以遺之也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此物何足貴善作貢但感別經時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為榮貢或作貴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善曰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又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

貌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善曰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　銑曰纖纖擢素手喻有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善曰毛詩曰不成報章又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向曰終日不成章喻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為君所見知不用於時之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亡也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莫白切五臣作脈脈不得語善曰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皃也　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何也盈盈端麗貌脈脈自矜持皃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皃盛也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也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爲化滅矣將求榮名以爲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爲美也

東城高且長委迤自相屬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以望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
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萬物城可以居
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德寛遠也逶迤長遠
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爲號令也地臣位也號令自臣
而出故云迴風動地起秋草既衰
盛草綠謂政化改易疾也萋盛皃四事更變化歲暮一
何速善曰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翰
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數移之速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善曰毛詩曰鴥彼晨
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
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
轅下駒濟曰晨風鷹鷂屬志逐鳥也而賢人懷苦心
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詩篇名也言君局促

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良曰君當去讒佞行感惠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讒不止是自結束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名予神女賦曰苞温潤之玉顏　翰曰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為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戶謂志慕明也理清曲謂修學業也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向曰響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馳情整巾善作中帶沈吟聊躑躅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　翰曰整其衣

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皃思爲雙飛鸞銜泥巢君屋良曰燕馴善之鳥故人臣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　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潛寐五臣作寐潛黃泉下千載永不寤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

之地　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　銑曰寤覺也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翰曰浩浩流皃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善曰如寄已見上文　良曰忽忽不知所終皆如寄住於時固堅也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濟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遞為之雖聖賢不能度越此分也　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也紈羅素白也

去者日以踈生者日以親　以五臣作已生五臣作來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

生者彌疎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皃故疎也歎愛終日故親也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别終始異居銑曰薪柴樵也謂年代久遠無主矣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翰曰或由人事迫窄或遭亂國故爾也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以為憂也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五臣作遊良曰秉執也為樂當及時何能待

來茲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　濟曰來茲謂後期也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善曰說文曰嗤笑也　翰曰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爲費用一朝所滅爲後世所笑仙善作山人王子喬難可與五臣作以等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難可與之同爲不死也

凜凜歲云暮螻婁蛄孤夕五臣作夕鳴悲善曰說文曰凜寒也毛詩曰歲聿云暮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爲螻廣雅曰螻螻蛄也　銑曰螻蛄寒吟蟲也此喻婦人思夫也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厲嚴也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

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濟曰遺與也洛浦虙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我相違也

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五臣作歡

枉駕惠前綏善曰良人念昔之惟愛故枉駕而迎己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翰曰婦人呼夫爲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惠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爲婦駕車授綏故云惠前綏凡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御車綏條繩也

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善曰毛詩曰巧笑倩兮古詩曰不念攜手好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又曰攜手同歸向曰同車爲御願得常愛巧笑同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

重闈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銑曰既夢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閨闈門也亮無晨風翼焉能淩五臣作陵風飛善曰爾雅曰晨風鸇也莊子曰鸇淩風而起　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以隨夫去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濟曰眄睞邪視也言邪視以寛適其意引領遠相望也睎望也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翰曰徙倚於門自懷傷感垂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失反　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　良曰慘慄寒極也此詩婦人思夫也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向曰愁多不眠故知夜長列羅列也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善作詹兔缺善曰禮記曰地秉陰竅於

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　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兔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喻人盛衰不常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善曰說文曰札牒也　銑曰札筆也謂書也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向曰言置於懷袖久而不滅敬重之至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區懼夫之不知察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善曰說文曰綺文繒也翰曰綺羅之類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也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濟曰綺上文綵為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絢切翰曰言被中著絲謂長相思絲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銑曰羅綺為帷故曰羅牀帷

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濟曰徘徊緩步於月庭也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翰曰夫之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歸以解我愁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彷徨行延旋心不安皃引領還入房淚下五臣作下淚霑裳衣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與蘇武詩三首 五言

李少卿 善曰漢書曰陵少時為侍中建章監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為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

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善曰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古詩曰既來不須臾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善曰周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　翰曰屏營志恐懼也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逺乎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　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失所各在天之一角相去彌逺也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善曰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　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叙言也

欲因

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良曰陵自言欲以賤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也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善曰琴操曰鄒虞者鄒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濟曰言一日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

臨河濯長纓念子五臣作別悵悠悠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　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潔之意悠悠遠皃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善曰毛萇詩傳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緜之皃也　翰曰言行人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何之也良曰河梁橋也假問遊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悢悢五臣作恨恨不能辭善曰廣雅曰悢悢恨也向曰蹊道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別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以相思之意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顥白首皃也皓與顥古字通銑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為期也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 善曰武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銑曰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此詩別從昆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良曰結交爲友情亦相親因親也

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 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 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爲行路之人相疎者也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向曰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

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 善曰毛詩曰鴛鴦于

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哀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銑曰邈遠也胡秦相去遠也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五臣作己新良曰念離別之後相思之情日日新也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草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賓鼓瑟吹笙也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即此行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濟曰願行子少留與斟酌以敘離意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貌言相思未去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依依思戀之貌也向曰胡馬失羣恒思北風依依言人之離別亦如之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善曰雙龍喻己及朋友也銑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歎也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爲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絲竹厲清聲五臣作音慷慨有餘哀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

白慷慨有餘哀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濟曰激烈聲高也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善曰古詩曰清商隨風發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淚也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嬿婉之求　向曰此詩意者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嬿婉歡好貌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善曰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　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善曰參辰已沒言將曉也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善曰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

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善曰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古詩曰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翰曰言以淚為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

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善曰春華喻少時也　濟曰武勗其妻善愛儀容莫忘平生歡樂之時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銑曰此言入於匈奴死生未知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善曰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皃也　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芬五臣作芳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惛戀本也　濟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於堂中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翰曰見明月與蘭芳征夫游子感於時物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五臣作凝霜善曰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善曰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　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山海隔五臣作隔

海中州相去悠且長善曰楚辭曰蹇誰留兮中州銑曰中州帝都也悠遠也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善曰嘉會已見上文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善曰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惜光景以往來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愛光景勿以我爲憂也

四愁詩四首 七言幷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翰曰時爲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向曰陽嘉元年出爲河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箋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云改元嘉七年爲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爲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狠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翰曰謂河間王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 箋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穎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兼也

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箋曰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明也

姦猾 五臣作奸猾 行巧劫皆密知名 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擒 向曰下命

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爲擒縶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銑曰出河間境也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小人在位君子在野鬱鬱不得志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爲四愁詩五臣有依字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濟曰雰氣也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良曰貽遺也而懼讒邪不得以通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

其辭曰

一思曰翰曰愁言思者愁出於思故也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

父甫艱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泰山郡又武帝登封泰山之梁父　良曰太山東岳也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側身東望涕霑翰平善曰楚辭曰顧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濟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黄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　向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善曰

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遥不得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善曰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 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也托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側身南望涕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

美人贈我金 五臣作琴 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也

路遠莫致倚惆悵 平 何爲

懷憂心煩傷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善曰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阪九曲不知高幾里　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岐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也側身西望涕霑裳善曰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美人贈我貂襜昌詹褕逾何以報之明月珠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　向曰襜褕衣服之飾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爲懷憂心煩紆善曰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輪曰踟蹰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善曰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翰曰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貌側身北望涕霑巾善曰說文曰佩巾也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為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良曰玉案美器可以致食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善曰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銑曰惋怨也

雜詩五言　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日暮游西園冀寫五臣作寫我憂思情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銑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良曰特孤也懷春謂感春而思儔侶喻人亦然褰衽五臣作社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衿音今濟曰褰舉也社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喻思友人遭遇亂代故不得行也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五臣作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

違何懼不合并善曰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雜詩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善作相塡委文墨紛消散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侍文墨顧居臣上銑曰言事煩塡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善曰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曰翰墨久謡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尚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向曰馳翰謂走筆晏息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善曰簿領

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謂文書也回回心亂皃

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翰曰去此煩亂出爲游望也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善曰楚辭曰乘白水而高騖毛詩曰弋鳧與鴈濟白塘池也鳧鳧鴈皆水中游鳥

安得肅肅羽從爾浮五臣作爾從游波瀾去聲協韻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銑曰肅肅飛皃言厭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瀾中以爲樂也

雜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袍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爲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善曰毛詩曰展轉不寐古詩曰出戶獨彷徨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展轉卧不安皃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善曰古詩曰白露霑野草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善曰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向曰天漢河也詩云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從橫言多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善曰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五臣作愁思緜緜思故鄉

善曰古詩曰緜緜思遠道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善曰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無梁謂志欲濟時而無人共也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善曰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翰曰向北而思歸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善曰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　翰曰此意爲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也亭亭高皃車蓋言雲似也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向曰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會吹我東南行行善作南行至吳會善曰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

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伐吳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善曰楚辭曰然轗軻而留滯向曰棄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畏人謂吳兵彊而退

朔風詩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爲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胡馬依北風與人同思也凱風永至思彼蠻方善曰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

遏蠻方　濟曰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蕃感北風懷魏也在魏見南風思藩也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銑曰越鳥思南越故也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周易曰懸象著明　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謂終一歲也謝去也懸景日也運行也别如俯仰脫若三秋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向曰别兄弟俯仰之間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昔我初遷朱五臣作未華未希良曰初遷謂遷出蕃時也朱華未希言未凋落也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善曰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　銑曰旋還止至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善曰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　濟曰並言向東

阿路險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也

風飄蓬飛載離寒暑

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　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止也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銑曰言險事亦易爲也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共被之義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　向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爲讒邪所毀以致離別故云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君不垂眷豈云其誠

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異也　良曰謂文帝信讒不垂眷兄弟豈可申其誠信也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善曰蘭以秋馥可以喻言

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翰曰秋蘭香草可喻德馨不歇也桂樹冬榮志不移也

紘歌蕩思誰與銷憂五臣作愁臨川暮思何爲泛舟善曰紘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乎河 濟曰兄弟既各分別雖有紘歌可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川而增思何以能爲泛舟言不能也

豈無和樂游非我鄰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爲遊非我鄰故不奏也 銑曰紘歌豈無和樂蓋爲游非我鄉鄰也

誰忘泛舟愧無榜班孟人善曰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翰曰誰忘此泛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情不濟故以榜人託詞榜人行舟人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絶賢人爲人竊勢别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善曰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迥遠也 良曰此意思友人也之子友人也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 向曰方猶行也 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

忽不見翩翩傷我心善曰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翹猶懸也　銑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乃傷心也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　濟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何意迴五臣作迴飈舉吹我入雲中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飈與猋同　向曰迴遠也我即此轉蓬也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善作何窮善曰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　翰曰蓬隨風而上下不可窮極謂輕也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良曰蓬似客游遠從戎事心之謦亂不定也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善曰

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妻曰先生在朝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翰曰毛皮裘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逸窄如此也非植真然蓋以刺時

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善曰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 銑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

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 善曰言憂甚而志亂 向曰言愁思多亂故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濟曰悲愁聲哀

故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善曰良人謂夫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為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叫鳴索群善曰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翰曰噭噭鳴皃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乎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善曰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國謂江南也楚辭曰閒佳人兮台子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善作日夕宿湘沚善曰毛萇詩傳曰沚渚也向曰湘亦江水名時俗薄朱顏

誰爲發皓齒善曰楚辭曰容則秀雅稺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銑曰朱顏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爲相起發而用也俛五臣作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善曰詩曰歲聿云暮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五臣作行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　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將伐吳也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善曰廣雅曰由行也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言吳亦安足所由

於心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閒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爲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閒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飛觀百餘尺臨牖御五臣作仰櫺軒善曰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　翰曰觀樓也仰憑倚也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五臣作偷自閒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閒樂終無所成也國讎亮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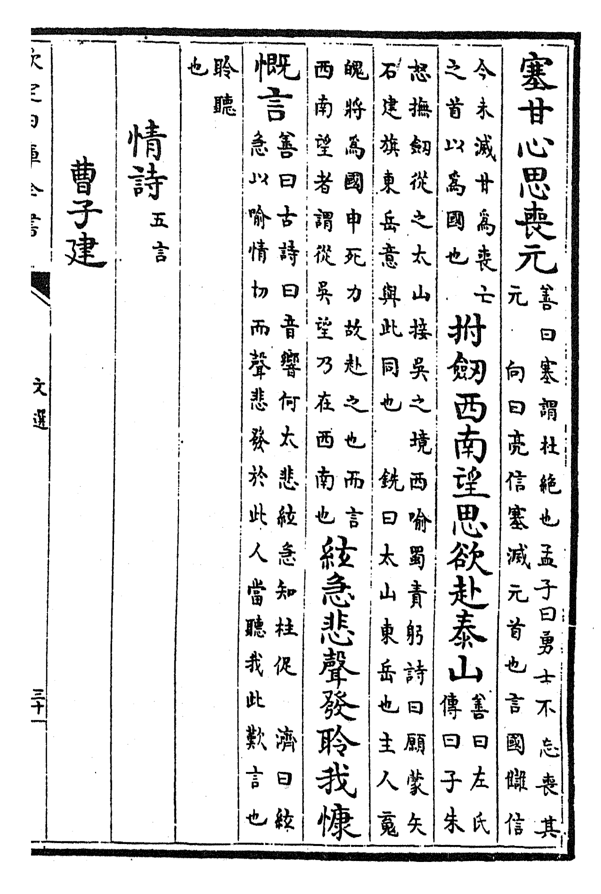
塞甘心思喪元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　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國讎信今未滅甘爲喪亡之首以爲國也

拊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　銑曰太山東岳也主人寃䰟將爲國中死力故赴之也而言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也

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善曰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柱促　濟曰絃急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聆聽也

情詩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教令偏促於下以多征役風為教令也衣者近人之體謂教令偏人也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善曰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向曰此各得其志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善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良曰言不如魚鳥之得志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徭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翰曰游子謂行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慷慨對嘉賓悽愴

內傷悲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良曰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

雜詩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善曰漢書張竦爲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向曰扇動除去也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銑曰亮明隅角也

興命公子攜手同車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翰曰起命公子將同游也

龍驥翼翼揚鑣踟蹰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　濟曰龍驥馬也翼翼飛也揚鑣踟蹰緩行也言疾緩自任也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良曰肅

肅靜而獨行皃造至廬宅也光燈吐輝五臣作暉華幔長舒翰曰言宿友人之家乃張燈帳也舒張也鸞觴酌醴神鼎烹魚善曰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銑曰鸞觴盃也刻為鸞鳥之文醴美酒也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煑也絃超子野歎過緜駒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翰曰絃琴歎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緜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起而過之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善曰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孰克英賢與爾剖符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

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爲仕乎

雜詩 五言

傅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隷校尉卒

翰同善注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良曰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 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 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前庭 玄景隨形運流響

歸空房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善曰禮記曰月生於西繁星依五臣作衣去聲青天列宿自成行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邪佞小人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員也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善曰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為東廂也銑曰鳥鵲之類皆曰野鳥驚於月光而號吟也東廂庭之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善曰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說文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銑曰纖輕也髣髴似有不分明皃渥濃也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向曰時之不停夜忽已久故北斗迴轉而低昂常恐寒節至

凝氣結爲霜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翰曰上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浸潤如渥露初霑人衣也復恐讒積至甚如凝露之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木葉隨風而摧則身之滅絶如月光流没矣流光日也此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良曰度度數也東壁正昏中固五臣作凋陰寒節升善曰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

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向曰東壁星名洞陰謂此時有堅冰也升進也**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凝曰坐　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寒氣迫之也蘭炷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濟曰衾被也纊細綿也**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善曰韓詩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　翰曰遙長也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向曰長思人事

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膺也崇興替廢膺胷也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五臣作燭幽房銑曰晨月謂夜將曉時燭照也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善曰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爲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襟懷擁虛善作靈景輕衾覆空牀善曰擁猶抱也翰曰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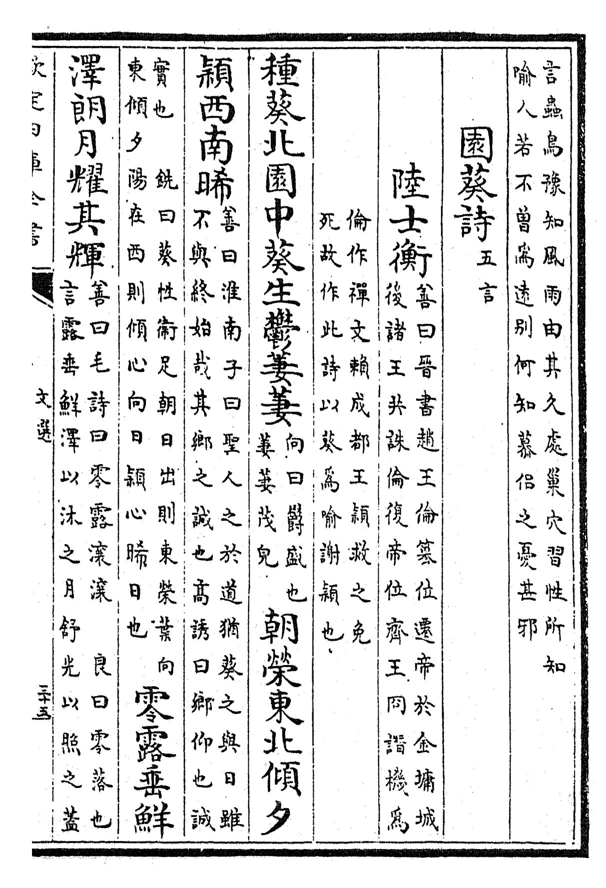
居歡愒五臣作惜夜促在慼五臣作戚怨宵長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愒貪也苦蓋切濟曰謂夫未

行之時居歡愛之情懼其夜促今在憂念怨此夜長惜懼戚憂宵夜也拊五臣作撫枕獨嘯歎

感慨心内傷

游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向曰逍遥緩步皃佇立也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銑曰蘭蕙香草緣清渠而出繁華莖葉陰覆綠渚也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誰與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别離安知慕儔侣善曰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



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喻人若不曾爲遠别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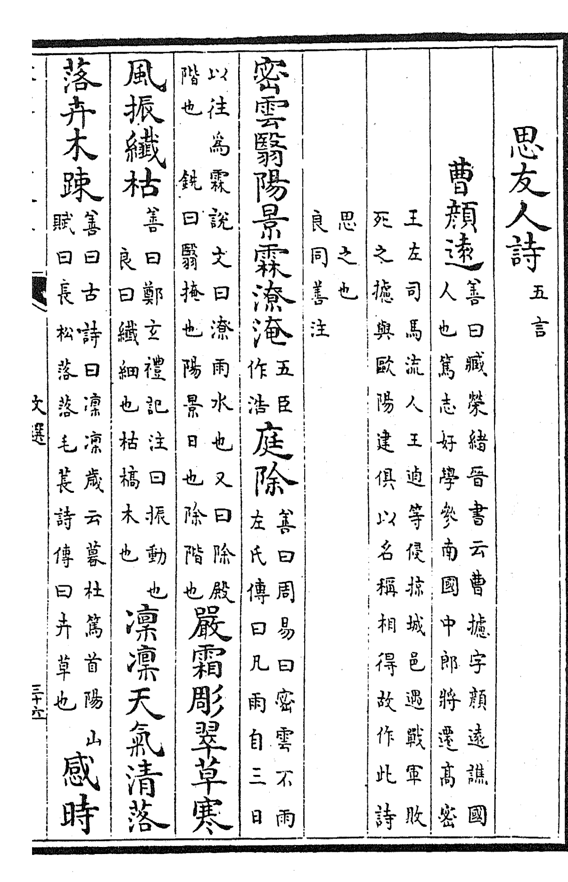
園葵詩五言

陸士衡

善曰晉書趙王倫篡位還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向曰鬱盛也萋萋茂皃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穎心晞日也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善曰毛詩曰零露瀼瀼 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之蓋

喻君之恩及臣也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五臣作飆飛善曰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濟曰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飈秋風也曾雲無溫沍嚴霜有凝威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向曰曾雲無溫沍謂重雲無憂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蘤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蘤草木華盛皃也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牆玄陰之影庇蔭素蘤蘤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景影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為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宦故也



思友人詩 五言

曹顏遠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攄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也 良同善注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 五臣作浩 庭除 善曰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除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 良曰纖細也枯槁木也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 善曰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 感時

歌蟋蟀思賢詠白駒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縶之欲留也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名思賢人也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飄五臣作飄俱濟曰情隨玄陰閉塞不通爲懷人也與迴風俱飛顧遠去見友人也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善曰顏延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向曰歐陽建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銑曰精奧之義若測鬼神之深奧文思清機變動入妙理也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善曰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良曰十日爲旬月初日朔微妙之

言絕于我耳褰裳不足難清揚五臣作陽未可俟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也翰曰溱水也俟待也言涉溱不足爲難蓋友人眉目待而見之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仲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茲久者思人滋深乎向曰引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

感舊詩一首

五言。善曰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善曰鶡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貧兄弟離濟曰富貴者雖不肖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恥之以無所窺望故雖親乃離也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善曰史記曰藺相如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銑曰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望於藺相如門後復位門客復來漢竇太后兄丞相竇嬰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晨風集茂林棲五臣作栖烏去枯枝善曰毛詩曰鴥彼晨

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黄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也　良曰晨風鸇也其集於茂林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今我唯困蒙郡**五臣作群**士所**五臣作皆**背馳**善曰周易曰困蒙吝　翰曰言我困於蒙暗而郡賢士子皆背我而走**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善曰春秋説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鶤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爲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對賔頌有客舉觴詠露斯**善同向注　向曰詩云有客宿宿此則爲頌美客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時**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善曰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黑高

誘曰閔其別與化也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爲歎也蓋恐素絲遂染人心有易也路岐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雜詩五言

何敬祖善曰贈荅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善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靜寂愴然歎惆悵出五臣作忽游顧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向曰秋物凋落閑夜無友故愴然發歎出户游望也顧望也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善曰垣草易雕階露易隕言可傷也良曰垣牆也俯察下視也心虛體自輕飄

飄若仙步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皃允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體輕　銑曰感此時物見草露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柏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　翰曰柏之耐寒而不凋故想與神人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産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　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也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善曰尚書曰歌永言向曰勤勞遙長也

雜詩五言

王正長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王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翰同善注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

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善曰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　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

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　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宋衷

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　翰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鶬鶊春鳥蟋蟀秋蟲**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五臣作人情舊鄉客鳥思棲故林　善曰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棲故所**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名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

雜詩 五言

棗道彦

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彦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翰曰晉書云據美容皃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中庶子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絶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 善曰毛詩曰价人惟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　良曰上宰賈充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彦

爲之從事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之重禮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善曰韓詩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荆山之玉和氏知玉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王場羊質服虎文燕五臣作鷰翼假鳳翔善曰揚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翰曰人之非材如羊有虎文色也鷰烏假爲鳳皇之飛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

次限關梁善曰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向曰悠邈遠也限隔梁橋也僕夫罷五臣作疲遠涉五臣作陟車馬困山岡善曰曹子建雜詩曰僕夫早嚴駕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翰曰僕夫駕車馬人也陟升也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銑同善注豐草停滋潤霧露沾五臣作霑衣裳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休奕雜詩曰渥露霑我裳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傳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霑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善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銑曰林深而黑故云玄林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善曰廣雅曰慼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善曰禮記曰國君太

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　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

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閨房　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恒常逍遥閨房之樂也

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翰曰但爲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

雜詩　五言

左太沖　善曰沖于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冽冽　五臣作烈烈　白露爲朝霜　善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柔

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黄良曰柔條木之生榮至秋節而成勁也露於霜露葉復黄也

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善曰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銑曰崖畔也皦皦明皃

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善曰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濟曰披開軒户也嗷嗷聲也

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善曰尸子曰八極為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為局小而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

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善曰廣雅曰齒年也向曰壯齒謂少年也言少年顔色不常居住忽即衰老故常為歎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

雜詩五言

張季鷹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
下亂東歸卒於家　濟曰晉書云張翰有清才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揔五臣作總翠黃華如散
金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
耽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者也　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
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
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　翰曰引領望榮官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
足下流託幽深之居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故來

而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濟曰既以衰暮貧賤歡樂之色不照於顏故悲而發此歌吟也謳歌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善曰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也但古人有甘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良曰蕩洗也蜻精蛚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　銑曰蜻蛚秋蟲也燭

燈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曹子建雜詩曰南國有佳人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 濟曰佳人婦人也煢孤也**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善曰古詩曰同心而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向曰言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也忽疾也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五臣作已**綠**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萋以綠 翰曰櫳亦房之通稱萋盛皃**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洿生以蒼苔說文曰鼅鼄鼄蝥也魏文帝詩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感物多所**

懷沈憂結心曲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沈憂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毛詩曰亂我心曲　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餘同善注

浮陽映翠林迴飆五臣作颸扇綠竹善曰陽日也向曰浮陽日光也颸風扇動也

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露霑其上如栖止也

龍蟄直立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

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　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膻之氣凝而爲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廓然而高萬物皆被肅殺之氣

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

善曰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翰曰木之弱條未堅者已爲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

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　濟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

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善曰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　向曰孔子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前賢所以自勗勉也

前脩猶前賢也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善曰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銑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雨能開陰之氣候也啓開期候也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五臣作彩秋草含綠滋翰曰寒花菊也彩色也秋草蘭也滋潤也閑居玩五臣作翫萬物離羣戀五臣作念所思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閑居非吾志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范睢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銑曰此時感物則離羣之情相戀所思之人也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音其　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

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　良曰蕭育與朱博爲友王陽與貢禹爲密交述此兩事思友人不相往來也牘書也綦行跡也

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 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列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也向曰基本也高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也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嬰翰曰至道之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學於此時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善作湯谷 善曰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氣若迎日也暘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

翳翳結繁雲森森

散雨足 善曰毛詩曰曀曀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曀然翳與曀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翳蔡雍霖賦曰瞻玄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 良曰翳翳雲初出皃森森雨散皃 輕風摧 五臣作推 勁草凝霜竦高 五臣作喬 木 善曰楚辭曰潄凝霜之紛紛 銑曰竦猶驚也 密葉日夜竦叢林森如束 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竦落條輕上指森森然如束也 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 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銑曰百憂言多也將求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善曰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濟曰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行行入幽荒歐五臣作甌駱從祝髮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箋曰從隨也　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斷髮而此冠則無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　向曰冠不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之甚也瓴零甋的夸璵璠上余下煩魚目笑明月善曰言流俗之失也

爾雅曰瓴甋謂之甓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歛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銑曰瓴甋瓦也璵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爲美時君以小人爲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翫魚目笑於寶珠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　翰曰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和者甚少巴人下曲和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翰曰人皆不識賢愚之甚殊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善曰庾仲雍荆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良曰魯陽關名其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善曰說文曰咆嘷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濟曰咆號鳴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良曰淒寒也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爲聲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朅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善曰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翰曰感此山藪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易

恒常之心濟曰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挺猶舉也飛岑高山也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

音吟　善曰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敎之殽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　向曰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岑崟險阻皃

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言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日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揺揺然如懸旌終無所泊銑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也出覩軍馬陣入聞善本作間鞞鼓聲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率之臣陳或爲壄周禮注曰鞞小鼓也　良曰鞞大鼓也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寛天生德聰明神武　濟曰羽檄軍書相通者神武天子也長鋏鳴鞘中烽火别邊亭善曰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劒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劒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舉也　翰曰長鋏神劒名冠敵將至則必鳴於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捨我衡門衣善作依更被

縵胡纓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劒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 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去之縵胡纓軍旅之服更易而被之 **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 善曰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 銑曰有微妙之志運籌帷幄亦心之所經習也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阤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擊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鞔工也吾從之其父曰吾恃鞔而食三葉矣今徙求鞔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宫卑潦注吾宫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尹阤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擊出也鞔履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 翰曰何必操干戈乃爲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勍敵必滅可

謂奇兵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僻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　良曰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鋭也制勝謂制謀必勝也樽酒樽也俎致肉盤也兩楹謂階間也言爲籌策於此乃可制勝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善曰孫子

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翰曰兵權不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疆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　濟曰羈束猶拘束也

下車如昨日

望舒四五圓 善曰張平子四愁詩序曰衡下車治威嚴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向曰下車謂始至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

借問

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善曰莊子曰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　銑曰欲明時候故自發問此何時也胡胡蝶飛謂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

故山閩越衣文虵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悢悢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爲虵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濟曰結構屋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荒庭寂以五臣作已閒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奄興南岑善曰

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皃渰興弇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良曰荒庭謂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也向曰滃起雲皃言有雲起於南岑也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為膚　銑曰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霖三日雨也澤雉登壟五臣作隴雊寒猨擁條吟善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翰曰雊鳴也擁條謂抱樹也磎善從水谿無人跡荒楚鬱蕭森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森林叢木也　向曰荒草也木叢生曰楚鬱盛多也蕭森條長皃投耒盧會循岍垂時聞樵采

音善曰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杜預曰蓺種也濟曰投弃也耒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

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迴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

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翰曰養真謂任性縱

逸所尚於無為也道勝謂道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山林也

游思竹素園

寄辭翰墨林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揚賦曰籍翰林以為主人　銑曰竹素皆乃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廣也翰筆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黑蜧麗**躍重淵商羊儛野庭**善曰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黑蜧高誘曰黑蜧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

備不敗也　向曰蜿蛇也生於深淵若踊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候

飛廉應

南箕豐隆迎號屏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　翰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助也

雲根臨

八極雨足灑四溟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方之極也　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

霖瀝過二句散漫亞九齡

善曰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句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流水九年萬國不粒　翰同

善注

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　良曰伏潛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為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　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　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漱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　翰曰閭里室宇皆已頹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聲也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善曰禮記曰儒者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隱蔽形容也　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閭里門也皆頹毀故人家家不復隱形也尺燼重尋桂紅

粒貴瑤瓊善曰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良曰爐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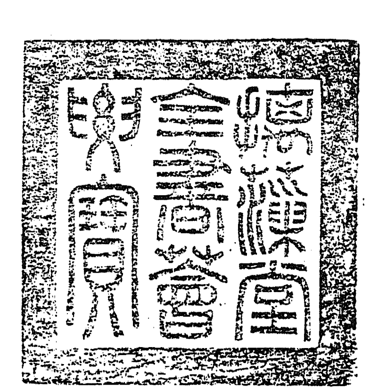
君子守固窮在五臣作大約不爽貞善曰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鱄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貞正之志

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善曰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向曰君子固窮

雖有贈惠之禁懟爲此名也

取志於烏陵子比足五臣作之黔婁生善曰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履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仲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　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文選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